

天使 只为星夜哭

Tenshi: Shinei Yinyeku

我所有的愿望，
只不过是让你的无名指上
套上爱的枷锁。
即使为你生，
为你死，
为你忍受被囚禁的寂寞和孤独，
也会一直坚持。

下
黄珍 著





黄珍 Huangzhen
◎ 著

天使只为 星夜哭

不论我在哪里，都和你相隔一个转身的距离——一朵双生花的距离。

长征出版社

目 录

CONTENTS

- 219** 第十三章 仇恨，神秘少年驾到
- 235** 第十四章 挣扎，噩梦的沉沦
- 251** 第十五章 放手，另一边争夺
- 269** 第十六章 抉择，回不到过去
- 286** 第十七章 甜蜜，恋爱的味道
- 303** 第十八章 惊醒，真正的爱情
- 320** 第十九章 战争，四角争夺战
- 340** 第二十章 阴谋，是他一手策划
- 358** 第二十一章 思念，时光流逝的三年
- 375** 第二十二章 重逢，两颗拉远的心
- 391** 第二十三章 隐瞒，在痛苦里幸福
- 409** 第二十四章 错过，命中注定的悲剧

第十三章 仇恨,神秘少年驾到



Mysterious people appear

“宝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李妈妈看到李小明，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小明也跑过去，紧紧地抱住妈妈。妈妈轻轻地抚摸着小明的头，说：“小明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妈妈好想你。”小明点点头，说：“妈妈，我也好想你。”

小明和妈妈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小明就跑到他的房间里去了。他打开门，看到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心里感到一阵失落。他走到书桌前，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封信。他拿起信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李妈妈写给他的一封信。信里写着：“小明，妈妈知道你一个人在家，很辛苦，妈妈会一直关心你，支持你。你要好好学习，长大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”

小明看完信，心里感到一阵温暖。他想起妈妈平时对他的教导，想起妈妈对他的爱。他决定要好好学习，不辜负妈妈的期望。他走到门口，看了看外面，天色已经不早了。他想起妈妈说过，晚上不要一个人出门。他决定留在房间里，写作业。他打开灯，开始写作业。他写得很认真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。他写完作业，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十点了。他想起妈妈说过，晚上睡觉前要刷牙洗脸。他走到卫生间，拿起牙刷和牙膏，开始刷牙。他刷得很认真，刷完后，他走到床边，躺下睡觉。他闭上眼睛，想起妈妈的爱，想起妈妈的教导，心里感到一阵平静。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

交换皇子流星星

少年在夏水希身边的空位站定。

早晨的阳光绚丽灿烂，透过玻璃窗跳跃在他俊朗的脸上，他的嘴角轻勾，含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。就在他出现的那刻，光线突然加强，强到让人睁不开眼，仿佛他整个人都隐进了亮光里，又仿佛所有光芒都被他周身的光芒吞没！

休息室的女生全都朝他抛去惊艳的视线，因为光线太过强烈，她们都无法看清少年的面容，只看到他被阳光勾勒出的完美身段，和衣饰的银扣闪着明晃晃的光。有人好奇地走近，想要接近他，却在距离他五米远的地方被四个御卫城墙般地挡了去路！

“打扰一下，请问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少年站在夏水希身边的空位，开口询问，声音低低地拖着华丽语调，就仿佛有无数花瓣在他出口的刹那纷飞。

休息室里的女生全都迷醉了……

安静，耀眼，所有的视线都在少年的身上，所有的光芒都在少年身上！

就在她低头他抬头的一瞬间，一丝诡异的笑在他的唇间蔓延，阳光落在

那抹笑容上，如花朵般绽开，分裂成几十束耀眼光芒。

夏水希拾起眼镜戴好，心有余悸地看向低头抚摸着小猫毛皮的少年，他似乎并没有道歉的打算。她的心底升起一股怒气，正准备训斥小猫的主人，扩音器再次响起：“八号参赛选手蓝茜茜，请动作快一点！”

夏水希迟疑了一下，转身，快步走出了教室——

与此同时，坐在贵宾室的成淡星也听到了那个广播声。

这间房子宽大奢华，是皇太子疲倦时的专用休息室。内置家具、电器、大床……室内物品应有尽有，身穿白色制服的御卫恭敬地守在门口。阳台上，玻璃茶桌摆着蛋糕和茶点，御卫总领候在一旁。

成淡星坐在靠椅上，看着对面大楼的休息室里走出来的夏水希，飞快放下茶杯，一边拉开椅子一边准备起身。然而就在他看到随后从休息室里走出来的高挑人影时，动作猛地凝滞！

御卫总领也惊讶地投去视线——

同贵宾室凝滞的气氛相比，此时教学大楼朝气蓬勃一片生机，少年抱着摺耳猫从围满女生的走廊走过，引起惊天动地的抽气和尖叫！那种叫声甚至将贵宾室的凝滞气氛打破，甚至让阳光都在刹那光芒万丈！

走在前面的夏水希听着那一层比一层更疯狂的尖叫，疑惑地回头，却只看到抱着摺耳猫微低着头优雅走路的少年，看不见他的样貌。四个御卫贴他很近地守候在他身边，不时替他拨开花痴般冲上去的女生。

“是流星皇子！”御卫总领惊呼一声，随即发现成淡星已经离开椅子走出了贵宾室。他慌忙跟上前，随手拿过挂在沙发上的外套，和御卫们簇拥着成淡星朝音乐考场的方向走去。

上午的阳光和煦耀眼，女生们在教学楼的走廊上聚集成堆，一个个尖叫喧哗，痴痴地望着流星皇子离开的方向：“天哪，他刚刚就这么从我的眼前走过去了！我居然只顾着发呆，都没有拍下一张他的相片！”

“我比你更惨，挤不到前面……连他的样貌都没有看清！”一个胖胖的女孩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表情又失落又激动，“他一直都低着头，好神秘，好迷

人——”

“流星星，是很帅的皇子哦！”

“流星星？”忽然一个突兀的声音加入，成功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，“你们说的难道是三年前和二皇子风夜炫作为两国交换皇子，而背井离乡去了邻国的那个皇子吗？！”

“什么？交换皇子？”闻言，其他女孩纷纷呈现出惊讶的表情，眼眸晶亮地望向她，“我们都不知道……事情是怎样啊？”

“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只知道流星星原本才是‘维拉斯加’的二皇子，皇太子的弟弟成晨星。三年前，因为一些事情和‘丁斯香兰’的皇子风夜炫成为两国交换皇子，互换了身份……”她挠了挠后脑勺，有些歉疚地看着大家，“抱歉，因为这条消息被迫封锁，国王勒令不准登录在报刊和网络上，所以知道得不多……”

“呵呵，我可能会知道得多一点哦！”

就在众人失望地挪开视线时，另一个声音插进来：“据说国王和现在的王后是青梅竹马，因为一些原因，王后嫁给了‘丁斯香兰’的国王。可是我们国王一直对其念念不忘，三年前‘丁斯香兰’的国王病逝，所以王后改嫁到了‘维拉斯加’。在改嫁的时候，顺便进行了两国交换皇子……至于为什么会交换皇子，国王没有说明原因，流传的版本却有很多种，有人说也许是两个皇子小时候抱错了，有人说这只是两国合并为一的托词，也有人说这与现在的王后有关系——”

“天哪，好惊人的内幕！”人群里响起嘈杂的低呼，“为什么会突然交换皇子，我好想知道哦！”

“是啊，到底会是什么原因呢！”那个女生摇着脑袋，故弄玄虚地接着说道，“而且啊——当时交换皇子时，本来是皇太子要被换去邻国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，突然变成了流星星皇子。流星星皇子对这件事十分生气，决定断绝和国王的关系，去到‘丁斯香兰’国后就改随母亲姓……”

“哇塞，你连这种事都知道？！还有什么内幕，爆出来爆出来！”

“……”



如果用花来比喻三个少年——

风夜炫是紫莲，绽放时华美灿烂，花朵妖艳得肆意嚣张；成淡星是曼陀罗，在夜里美得无声无息，还散发着蛊惑人心的暗香；流晨星则是双生花，浑身上下充满了神秘诡秘的气息，一边妖娆一边清纯。

三种不同的美艳，三种致命的吸引。

“你在电话里说的，都是真的吗？”

成淡星的手刚搭上门把锁，一个轻佻嘲讽的声音响在耳边，他讶异地侧头——

少年懒懒地靠着墙，手里抱一只白色摺耳猫，长长的褐色刘海遮住了他的右眼，左眼犀利敏锐，所有被他的目光染上的空气都蒙上了梦幻的泡沫！

成淡星见是他，眼眸瞬间缩紧：“对，都是真的。”

他们站在音乐考场门口，对面走廊上站满了朝他们尖叫的女生。阳光金灿灿地洒落着，一切都美好得那么不真实。

“真是可惜。本来这次回来，是想趁两国交谊之际看看哥哥你，顺带还有希希……”流晨星嘴角的笑意扩大，怀里的小猫在他的胳膊里露出银色的眼睛，“一直都以为你们在一起，以为她才会是太子妃——怎么会，突然死掉呢？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，是因为我被卖给‘丁斯香兰’国，就再也跟你们没关系了对不对！”

这时自考场里传出悠扬的琴声，音律悠扬地蛊惑着每一个听到琴声的人。然而对于成淡星来说，它却像针，一根根地刺着他的耳膜！

他的表情仍然安静，脸色却慢慢地变白：“嗯……三年前你走后发生了一场意外，希希不小心坠进了河里，因为不想让你伤心，所以没有通知你。”

他撒谎了，他居然……不想违背和夏水希的约定，不想让夏水希因为他违背了她而再次离开，他只好，做个撒谎的哥哥！

“因为不想让我伤心？”流星星抬眉，口气倏地变得冷冽，“我怎么会伤心？你难道忘了，这一切都是拜她所赐吗——”

忽然有风吹过，撩起他那缕长长的刘海，露出刘海下冷峻的右眼。对面走廊上那群女生不叫了，静静地……好像静静地都在听考场里传来的琴声。美丽音符旋转着在所有人面前舞蹈，他也听到了，那么熟悉的音律。

看着成淡星越来越白的脸色，他微笑着低声说道：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首曲子，是希希小时候最喜欢的曲子之一。是不是啊，哥哥？”

阳光伴着透明窗纱，在考场里曼妙飞舞。

三角钢琴前，一双白皙修长的手在琴键上一路飞跃。琴声响起的瞬间，所有景物从夏水希的世界退去，只剩黑白琴键，只剩十指和干净流畅的音符——

而周围，也在旋律回旋的那刻变得轻柔，缓慢，时间静止，所有评委的呼吸声都变得轻微。直到一曲终了，他们仍没有从美妙的琴声中回过神来。

夏水希收回手指，嘴角慢慢漾起温和的笑意。

本来在中途她一直担心成淡星会突然出现，因为她答应了他，遇到困难一定会寻求他的帮助！然而她终究还是选择独自面对，丢下了他可以为她披荆斩刺的双手！她只是不想让他为她担心——按照计划拿到金牌，要求国王赦免妈妈的罪！然后，她就可以丢掉“蓝茜茜”的外壳回到过去了！

放学后，由于专心练习歌舞，夏水希离开舞蹈室已经很晚了，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站岗的御卫。她拖着疲乏的身子慢慢走出学院，那个嘲讽的声音就在这时响起：

“骗人很好玩吗？”

夏水希一惊，发现眼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着一辆银灰色的跑车。褐发少年将脑袋探出窗口，看着她，薄唇噙着嘲讽的笑容。他的刘海很长很长，斜斜地遮住了右眼，左眼瞳漆黑犀利。一只色泽漂亮的苏格兰摺耳猫，正眯着眼爬在他的双膝上。

是早晨见到的那个少年！

“果然，小时候喜欢骗人的家伙，长大后依旧如此——”不等夏水希回话，他嘴角上扬，继续嘲讽优雅地微笑，“夏水希，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成‘蓝茜茜’的？”

夏水希瞬间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！眼前的这个人，他……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她颤抖着伸手过去，想要拨开少年的刘海看清他的脸。然而在她的手指触碰到他刘海的瞬间，他闪躲开来！

她的手指冰凉地蜷缩在半空，脚步不稳地退后两步。

“忘记我了吗？”他好笑地眯起眼睛，左眼瞳更加犀利，像尖刀一般刺着她身体每一寸肌肤，“‘丁斯香兰’国的皇子，流星星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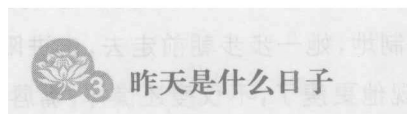
“轰——”的一声，仿佛有一道雷在顷刻间撕裂了夏水希的天空，她的脑袋白茫一片！

“喜欢欺骗别人的家伙，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。”流星星目光一敛，忽视夏水希眼中的失神和惊慌，“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。因为，我要看你玩的什么把戏，看你如何撕心裂肺地痛苦！”

他的嘴角始终挂着嘲讽的笑容，长长的褐色刘海遮住了右眼，左眼比鹰眼更为犀利。没等夏水希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发动引擎，跑车急速消失在马路尽头，就如同它出现时那般突然地，消失了……

空气里隐隐飘浮着阳光的温暖味道，夏水希却全身冰凉，仿佛正置身于冰天雪地里一样，冰凉得刺骨！她长久地站在那里，长久地望着跑车消失的方向，等她怅然若失地收回视线时，另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她面前，从车里走下来一个西装革服的保镖模样的男人。

“请问，是蓝茜茜小姐吗？”他朝她略微鞠躬，脸上有着干净的笑意，“我收到命令，要带小姐去一个地方。”



半个小时后，黑色轿车直驱“第四人民医院”。直到雕刻着龙形浮雕的

房门推开的前一刻，夏水希还在猜测她要见的会是什么人——

病房里很干净，温暖的阳光，柔和的线条，与门对应的是一个很大的落地窗阳台。窗外洒满夕阳，阳台上种着许多争奇斗艳的花，一个穿着蓝白条纹病服的少年背对着落地窗坐在靠椅上。在他的面前立着一个画架，夕阳将他尖削俊朗的面庞勾上一层淡淡的金，他执着笔杆，正在描摹一朵开放灿烂的双生花。

世界一片柔和宁静，当病房门“嘎吱”打开时，少年听见响声，在橘红色的夕阳中轻轻回头过来——

“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保镖大叔刚掩上门出去，风夜炫就歪着头，看着呆愣在房门口的夏水希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他的脸色非常苍白，原本尖削的下颔因为消瘦更显尖削，蓝色眸子却奇异的亮，望着夏水希的时候，像熠熠发光的蓝宝石。见她怔怔地不动，他抬手在半空，一边朝她勾着手指一边再度问道，声音微微地有些沙哑：“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

他在邀请她过去，然而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，思维被抽空了般，脑子里只有大片的空白！

算起来，夏水希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见到风夜炫了，现在见到他，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会有委屈难过的感觉，水汽一阵一阵地往眼眶外冒！她拼命地吸气，拼命克制身体的颤抖。她真的好想问他，问他去了哪里，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。可是嘴巴动了动，她竟然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！

“你不要过来吗？”风夜炫的声音出奇的温柔，眼眸也少了以往的戾气，像一块光芒万丈的宝石经过人工打磨，失去了可以骄傲的棱角，“你过来，我很想你……”

夏水希的心猛地一颤，眼眸在瞬间湿漉漉的尽是雾气。

几乎是不受控制地，她一步步朝前走去，走进阳台，走到风夜炫面前。近距离看他，她发现他更瘦了，不仅瘦还憔悴，嘴唇煞白，眼睛里含着细细的血丝。然而他却朝她微笑，银蓝色发丝在额前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像他望她的温柔眼神。

夏水希心疼地看着他：“你……生病了吗？风夜炫，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？”

风夜炫原本熠熠发亮的眸子忽然暗淡下来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说的却是：“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

夏水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执拗地纠缠着这句话：“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我的生日。”他微笑着将脸侧向窗外，阳光跳跃在他苍白的面庞上，看起来他那么脆弱和单薄，“我十七岁的生日，可是我今天才醒过来……”

夏水希震惊！

“我想收你的礼物。”他忽然又回头来看她，深蓝眼眸里翻涌出的期待，像妖娆的藤蔓一圈一圈蔓延开来，空气都变得紧窒了，“可是我今天才醒来……”

“风夜炫……你到底怎么了？！”

夏水希无法承受他那样的目光，心底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：“你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为什么会进医院？这段时间去了哪里？你生病了？病很严重吗？风夜炫……”

他没有回答她，垂下视线：“蓝茜茜，你会送我礼物吧？”

“可是我都不知道，没有带礼物过来……风夜炫，你要什么礼物？告诉我，不管是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！”见到风夜炫这个样子，夏水希不知所措，转身欲走出阳台去买“礼物”，忽然右手腕被握住！

“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吗？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只要是我想要的任何东西，只要你能给我，就可以吗？！”

夏水希惊愕地看他，他却垂着视线看着他们相牵的两只手。长而浓密的睫毛耷拉在他的眼睑下方，遮住他眼眸里涌动的情感，她看不透他此刻的想法。

她感到惶恐不安！

“当然……当然可以的！”她努力吸口气，将心底的不安撇开，“那么，你要什……”

“把你送给我！”他飞快地打断她的话，声音低哑，含着一丝诡异的低笑。

“呃——”

夏水希倏地瞪大眼睛，他已经抬起视线，眼眸闪闪地看着她。在他另一只手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朵粉色的大蝴蝶结！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他已经飞快地将蝴蝶结绑在了她的身上！

“等、等一下……”

“抱歉，你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……现在坐到那个秋千上去！”他推她一把，指了指阳台角落上的花藤秋千，然后飞快地调着颜料盘里的颜色，“接下来的时间，如果要挠痒或者喝水都要向我报告。我要将我的礼物画下来！”

风夜炫说风就是雨的转变让夏水希彻底愣到！好半天她才反应过来，看着胸口上那朵火红的蝴蝶结——她发现，她中计了！他其实早就准备好，只等她上钩！

“风夜炫！”她气得嘴巴鼓起来，“你到底在干吗？你回答我的问题啊！我很担心你，你怎么可以利用我的担心，你……”

风夜炫从颜色盘里抬头，朝她露出一个干净爽朗的笑：“白痴。”夕阳的最后一丝光芒照耀在他的脸上，点亮了那个炫目的笑容。在那种光芒下，他俊朗的五官竟变得扑朔迷离。



4 最好的礼物

也许，夏水希的确是白痴，只因为风夜炫在抬头的刹那朝她露出那个蛊惑众生的绝美笑容，她便失去了听觉和思维，傻傻地戴着这朵俗气的蝴蝶结，坐在秋千上一动不动两个小时。尽管笑得肌肉都僵了，也不敢拉下嘴角！

在风夜炫静静画她的时候，她就静静地看他，目光掠过他的眼睛、鼻梁、唇瓣、肌肤、发丝……全身上下各处，连最最细微的地方都不肯放过。仿佛怎么看他都看不够，仿佛只要这样看着他，就拥有全天下的幸福了。

她的心忽然重重一沉——

拥有全天下的幸福？曾经，只有在看着成淡星的时候才会有感觉，什么时候转移到了风夜炫的身上呢？什么时候只为成淡星焦灼疼痛的心，也为他心如刀割？！难道自己……

夏水希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就在这时，风夜炫霸道的声音响起：“喂，专心点，我不要只会愁眉苦脸的礼物！”

“我哪有愁眉苦脸！”她睁大了眼睛，一脸无辜的表情，“我一直都在笑，嘴巴都僵掉了！”

“是吗？或许你的脸天生长得比较苦瓜？！”他爽朗笑着，露出一排亮白的牙齿，朝她摆摆手，“过来。”

“你是不是功夫不到家，把我画得很丑？”

夏水希跳下秋千，担心地走了过去，然而，当她看到风夜炫笔下的自己时，一颗焦躁烦乱的忽然沉静下来——他把她画得很美，表情呆呆的傻傻的，透着一抹纯真和自然。她在日光灯下举起那张纸，看画里的自己呆呆傻傻地朝她笑，她不自觉地露出和画里一样傻傻的笑容来。

就在那一刹那，她忽然觉得僵笑了两个小时值得了！

“‘茜茜礼物’，不要站在距离我那么远的地方。”风夜炫纯净的声音敲打着她的耳膜，“画别弄坏了，是你成为我‘礼物’的证据。”

夏水希继续迎着灯光欣赏那张画。

“喂——”

可恶耶！居然把他当空气忽略掉！如果不是他的腿……如果不是这双腿不能站起来的话……

“乖，过来一点……”风夜炫忍着耐心朝她伸手，她就站在距离他指尖不到半根手臂的距离，可是他却够不到她，“过来，蓝茜茜，我叫你过来！”

然而夏水希只是专心地看着那幅画，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。

他们只是相隔半根手臂的距离，对风夜炫却仿佛是永远够不到的距离。他的心隐隐生出一股着急，一只手撑着画架，屁股离开椅子，另一只手朝夏

水希伸去。一点儿一点儿，他晶莹的指尖一点儿一点儿冲破那半根手臂的距离，眼见着他就要触碰到她了，突然支持着他全部重量的画架承受不住，“啪”的一声断开，他和断开的画架一起栽倒在地！

夏水希听见动静赶紧回头，见此情景，蹲下身来扶他，然而使出全身的力气都无法将他扶站起来。

“别费力气了白痴。”风夜炫拿开她的手，长长的睫毛无助地耷拉下去，“我自己来。”

然后夏水希惊恐地看见他攀着椅子坐了起来，两条腿软绵绵的仿佛失去了知觉没有一点力气，然后她再惊恐地看到搁在旁边的残疾人专用的拐杖……她的心在惊恐中跌入悬崖，再也看不到一丝光亮。

“风……夜炫……”她刚颤抖着挤出这三个字，眼泪便大颗地从眼眶里砸了下来，她捂住嘴。

风夜炫在椅子上坐定，一抬头就看到夏水希的眼泪，一颗颗从半空砸落。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过去，眼泪顺着她的下巴滴落在他的手指上，就像晶莹碎裂的珍珠！

“你在哭……”他的眼睛因为受宠若惊瞪得大大的，“你在哭？蓝茜茜，是因为我而哭吗？”

夏水希垂下眼睑，眼泪从她长长的睫毛滑落，她仿佛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伤心悲恸地抽噎。他抬手，指尖微颤着沾上她的眼泪——

“如果是因为同情……即便是因为同情……”他将沾着泪水的食指放进了嘴里，一朵晶莹透亮的笑容在唇角晕染开来，“这个，仍然是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！”

夏水希咬住下唇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哭得更伤心了！

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，好像根本挡不住一样，眼泪就那么突然地流了下来。怎么办，风夜炫的腿这个样子，怎么办……她的脑子一片慌乱。

他忽然将她拉近自己，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替她拭去泪水：“我的腿没事啊，傻瓜。”他含笑地看她，眼眸里映着她明晃晃的泪水，于是他的眼睛也变得明晃晃，“只是暂时不能动而已。”

夏水希克制不住地抽噎着：“骗人……”

“没有，没有骗你。只是骨折，我保证。”他的声音异常温柔，“不要哭。虽然很高兴你为我哭，可是看见你这个样子，这里——”他忽然捉过她的手，按在心脏的位置，眼眸熠熠闪亮地看她，“会痛。”

“扑通，扑通，扑通——”

他的心脏在她的指尖沉稳有力地跳动着，她的心也剧烈跳动得快要窒息！

“你……你在胡说什么啊！”

夏水希飞快地抽回手，见他的唇角绽开一朵邪肆的笑，心脏跳动得更剧烈了：“谁会为你哭，你少自以为是，是、是沙子掉进眼……”

突然她住了口，发现他正饶有深意地看着她，她赌气地回看他，良久，她受不了他眼底炙热的目光，将脸撇开，余光发现他还在看她，于是她又看向他。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们之间悄无声息地流动着，随着他们视线的对视，她的脸越来越红，越来越热，想要移开目光，可是他深蓝的眼睛就仿佛是一个大魔洞，让她不住地陷落、陷落。

夜风轻轻地吹着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望着彼此，连呼吸，都变得极其的轻微……

而在病房对面医院大楼的阳台上，一直站着一个颀长高挑的人影。他怔怔地看着这边医院大楼的风夜炫和夏水希，怔怔地看着他们之间涌出的温馨幸福，怔了半晌，轻轻松开手，手中的杯子化成缤纷的水晶碎片，片片都被鲜血染得晶莹而狰狞的红——成淡星已经在他们无形的默契之中，嗅到了离别的气息。

“他们看起来真的很配，是不是？”一个女声响在身后，像针尖一样刺着他的心脏，“看得出来，他们是彼此相爱的。”

成淡星喉咙一哽，看着流血的掌心：“嗯……”



巷子里的围困

夜晚十点钟，夏水希迎着夜风从“第四人民医院”走出来。

此时夜市才刚刚开始，街道里灯火阑珊，整条街都弥漫着啤酒的甘醇气息。她闻着那种味道，鼻前挥散不去的都是医院里的消毒药水……

忽然风夜炫面色苍白的脸在她脑海里浮现，她用力地甩了甩头，却怎么也甩不走他的影像——她知道风夜炫没有对她说实话。如果只是骨折，怎么会消失那么久，怎么会直到今天才醒来呢？可如果他有意要瞒她，强问是问不出结果的……

突然，眼前闪过一个红影挡住了她的去路，是杨洋！

“你们——带我来这里想要做什么？”

一路被杨洋及她的小跟班逼着朝深黑的小巷走去，夏水希想起以前被杨洋打破头的那幕，手脚不自觉地变得冰凉。

看情况，她们已经在医院门口守株待兔多时了，一定是夏蓝啦将她的真实身份告诉了杨洋，让杨洋痛揍她一顿，再赶她离开“维拉斯加”！

“蓝茜茜，最近你挺威风的嘛！”

杨洋尖锐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断她的思绪：“听姐妹们说，初赛中的芭蕾舞风靡全校，之后课桌里经常被塞满告白信啊！”

夏水希被那群女生围困在巷子角落，黑暗中她背脊挺直，倔犟地没有说话。

“而且，那天你被皇太子亲手从舞台上抱下，是不是特别得意，是不是很爽啊？！”一只手在黑暗中轻佻地拍了拍她的脸蛋，“我们的皇太子是公认的心地善良，平时见到受伤的小猫小狗都会同情心泛滥。该死的你，居然利用他的善良装可怜博取同情心！呸！你算什么东西，勾引了二皇子，连皇太子你都敢……”拍在她脸上的那只手猛地加大了力道，黑暗寂静的巷子里响起清脆的“啪啪”声。

“蓝茜茜，得意忘形也要有个尺度！身为书童你会弹钢琴会跳舞会滑冰，还会很多上流人物的高级娱乐项目！更匪夷所思的是，你能轻易勾引到二皇子，接近皇太子，还被破例住进了皇室住宅……”声音变得恶狠狠，“姐妹们早就对你感到好奇了，说，你到底是谁——”

正陷入绝望中的夏水希猛地睁大了眼睛！

刚刚杨洋问她是谁？！意思是，她还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？夏蓝啦已